

韩国佛教史概说

〔韩国〕金煥泰 著 柳雪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12.5

0

(京)新登字028号

韩国佛教史概说

金煥泰 著

韩国经书院

据1988年8月10日订正版译出

韩国佛教史概说

[韩国] 金煥泰 著

柳雪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8.25印张 214千字

印数 0001—1000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376-3/B·45 定价: 5.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的话

《韩国佛教史概说》是韩国1988年修订再版的一本学术著作，深受韩国学术界推崇。作者金煥泰先生系韩国佛教学会会长、东国大学佛教学院院长、东国大学和东国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是韩国著名的宗教学者。他著作甚丰，撰有《新罗佛教思想研究》、《韩国佛教史》、《百济佛教思想研究》、《佛教思想史论》等著作18种，以及《新罗白月山二圣说话研究》等论文260余篇，在韩国学术界颇有影响。

《韩国佛教史概说》按照韩国历史的分期，对三国、新罗、高丽、朝鲜、近代等各个时代的韩国佛教，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内容是丰富的。作者认为：韩国佛教是韩民族在韩国历史和文化中所信仰和形成的佛教。它凝结着韩国的思想、宗教、哲学和文学，综合着韩民族的喜怒哀乐和生活，是取之不尽的民族宝库。韩国佛教史就是运用历史观，整理和考察韩国佛教的诸般事象。它是韩国和韩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发掘这个民族宝库，了解其真正价值，是研究韩国佛教及其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他强调：只喜欢、依赖人家的东西是不行的。应当发掘美好的东西，使民族精华发扬光大；剔除弊害的东西，使韩国佛教成为真正韩国的宗教。看来，这就是贯穿本书的一个基本思想。

中韩两国是近邻，历史上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特别在佛教文化上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我们了解韩国佛教的历史面貌和中韩两国佛教的历史联系，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益的。

在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韩国李外润、韩定燮、李贤淑、赵汉分、朴成佛行，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沈恒炎、张星、殷世才诸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10月

序 言

在拙著付梓问世的时候，我不能不作一点说明。

1969年，笔者整理20余年前的讲义手稿，曾出版《韩国佛教史》一书。这本书是作为与1966年去世的疏山禹贞祖教授合著的作品问世的。虽然书名是《韩国佛教史》，但实际上只是作为讲义使用的简史。书的序言大致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和有关出版的难以启齿的缘由，这里恕不重复。

由于那本书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我打算写一本学术性更强、内容更广的历史，并于数年前开始着笔。同时，上述合著《韩国佛教史》已经绝版。因为新书未问世，已出版的书又不再版，马上碰到的问题是授课教材倍感困难。于是，直到今天，作为一种临时变通办法，往往根据需要，将原作加以复印，以应急需。

然而，尽量利用大量的资料，编著一本观点正确，内容深邃的完美著作的意愿，一点也没有改变。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工作至今仍远远处于未决状态。时间不够，事情不少，工作进展比原定计划晚了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想法是：首先编著一本概说史，以满足教材和教养读物的现实需要。按照这种意图来编著这本书，就对已出版的《韩国佛教史》的错讹之处进行了修改，补充了应予补充的问题，纠正了不确切之点。这样，除几个项目外，这本书几乎是全面重新写作的。

特别是为了阐明史料的正确性，对援引的典籍一一作了脚注。同时，为正确了解我们教团的历史，还附录了“对韩国宗派史的理解”，以便对我们佛教历史上过去存在的一切宗派按名目加

以区分,并予以正确考证。原拟将今天宗团的现状附后以为参考,但未能如愿,只能留待以后再说。

经书院李圭宅社长负责本书出版的全过程,东国大学佛教文化研究院李万、李逢春两先生不辞劳苦进行校正、编辑等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金煥泰 合 掌
1986年 虎年新春

目 录

序言

绪论

- I. 三国时代的佛教 (4)
 - 1. 古代韩民族的文化 and 初期佛教的特性 (4)
 - 2. 高句丽佛教 (7)
 - (1) 传入和发展 (7)
 - (2) 求法和传教活动 (13)
 - 3. 百济佛教 (15)
 - (1) 传入和发展 (15)
 - (2) 求法和传教活动 (18)
 - 4. 新罗佛教(三国统一以前) (21)
 - (1) 法兴王的兴佛和真兴王的大业 (21)
 - (2) 高僧的活动和教团的发展 (27)
 - (3) 一般庶民的教化 (30)
 - 5. 僧职和寺隶 (33)
 - 6. 三国时代的佛教文化 (34)
 - 7. 驾洛国的佛教 (37)
- II. 新罗时代的佛教 (39)
 - 1. 统一时期佛教的特性 (39)
 - 2. 统一的完成和佛教 (41)
 - 3. 研究和教化 (46)
 - (1) 元晓的著述和教化活动 (46)
 - (2) 义湘的感化和对后进的教育 (50)

(3) 进行教化的大德·····	(52)
(4) 留下著述的高僧·····	(55)
4. 海外活动·····	(65)
(1) 入印度求法·····	(65)
(2) 去中国求法·····	(66)
(3) 新罗佛教的出入大陆·····	(68)
(4) 向日本传法·····	(69)
5. 禅法的传入和开山·····	(70)
(1) 法朗和北宗的传入·····	(70)
(2) 南宗的传入和定着·····	(71)
6. 僧官和寺成典·····	(76)
(1) 僧职和僧官·····	(76)
(2) 寺成典·····	(77)
7. 统一时期的佛教文化·····	(79)
8. 后三国和佛教·····	(83)
III. 高丽时代的佛教·····	(85)
1. 祈攘佛教的特性·····	(85)
2. 太祖和王室的信佛·····	(86)
3. 九山禅派的成立和前期禅门的宗匠·····	(89)
(1) 须弥山派和曦阳山门的成立·····	(89)
(2) 前期的禅匠·····	(90)
4. 前期教宗的倾向·····	(93)
(1) 华严业·····	(93)
(2) 瑜伽业的高僧·····	(96)
5. 义天和天台宗的开创·····	(99)
(1) 义天的业绩·····	(99)
(2) 天台宗的成立和宗系·····	(100)
6. 知讷和曹溪宗的中兴·····	(105)
(1) 停滞时期的禅门高德·····	(105)

(2) 知讷中兴禅门·····	(107)
(3) 修禅社成立后的禅门宗匠·····	(109)
7. 诸种佛事的滥设和教团的紊乱·····	(115)
8. 僧科和僧职·····	(116)
(1) 僧科制度·····	(116)
(2) 僧职·····	(118)
9. 大藏经雕板和佛教文化·····	(118)
(1) 初雕藏经·····	(119)
(2) 再雕藏经·····	(119)
(3) 佛教艺术·····	(120)
IV. 朝鲜时代的佛教 ·····	(122)
1. 山僧佛教时代的特性·····	(122)
2. 建国初的佛教·····	(124)
(1) 太祖和佛教·····	(124)
(2) 自超和已和的行迹·····	(125)
3. 排佛政策和宗团变迁·····	(127)
(1) 寺刹和宗团的缩减·····	(127)
(2) 禅、教两宗·····	(130)
4. 世祖的兴佛及其后的废佛·····	(132)
(1) 世祖的大兴佛事·····	(132)
(2) 成宗的斥佛和燕山、中宗的废佛·····	(134)
5. 微弱的法脉·····	(137)
(1) 世宗、世祖时的名僧·····	(137)
(2) 正心和智严·····	(138)
6. 文定大妃的兴佛和之后·····	(140)
(1) 文定大妃和普雨的兴佛·····	(140)
(2) 再次黯然失色的僧团·····	(142)
7. 休静和当时的救国兴法·····	(142)
(1) 休静家风的确立及其门下·····	(142)

(2) 义僧军的救国·····	(149)
(3) 善修及其门下·····	(151)
8. 慧命的继承·····	(154)
(1) 四溟和鞭羊门系·····	(154)
(2) 碧岩门派·····	(159)
9. 末期的僧团·····	(163)
(1) 三门修业·····	(163)
(2) 禅论和念佛会·····	(164)
(3) 理判和事判·····	(166)
(4) 僧侣入城的自由·····	(167)
10. 僧职和僧风的纠正·····	(168)
(1) 两宗判事·····	(168)
(2) 都捺摄·····	(169)
(3) 僧风纠正所·····	(170)
11. 佛教文化·····	(171)
(1) 工艺美术·····	(171)
(2) 梵呗、舞蹈·····	(172)
(3) 文学·····	(174)
V. 近代佛教·····	(176)
1. 近代佛教的特征·····	(176)
2. 国家管理和元兴寺·····	(177)
3. 圆宗和临济宗·····	(185)
(1) 佛教研究会·····	(185)
(2) 圆宗·····	(186)
(3) 临济宗·····	(188)
4. 日帝的寺刹令和教团的体制·····	(189)
5. 30本山联合和中央教务院·····	(191)
(1) 30本山联合事务所·····	(191)
(2) 中央总务院和中央教务院·····	(192)

6. 曹溪宗的成立	(194)
7. 教育和文化事业	(196)
(1) 学校的设立和经营	(196)
(2) 佛教杂志的刊行	(198)
8. 韩国佛教的今天和明天	(199)

(附录)

对韩国宗派史的理解

I. 禅门九山	(201)
1. 迦智山派	2. 实相山派
3. 桐里山派	4. 圣住山派
5. 阁崛山派	6. 师子山派
7. 凤林山派	8. 须弥山派
9. 曦阳山派	
II. 大觉国师墓志的 6 学宗	(212)
1. 戒律宗	2. 法相宗
3. 涅槃宗	4. 法性宗
5. 圆融宗	6. 禅寂宗
III. 高丽时期的宗派(业、宗)	(216)
1. 华严宗(业)	2. 瑜伽业
3. 律业	4. 持念业
5. 小乘业	6. 曹溪宗
7. 天台宗	8. 南山宗
9. 慈恩宗	10. 始兴宗
11. 神印宗	12. 芬皇宗
13. 海东宗	
IV. 11宗和 7 宗	(236)

绪 论

1. 韩国佛教及其历史意义

韩国佛教是韩民族在韩国地域、自然和历史范畴内所信仰和具有的所有佛教事象。

虽然佛教本来是在印度产生和发展的，但不论在哪个民族或国家内，由于佛教的根本历史性、真理性和普应性，符合和适应其民族性和环境条件，从而形成这个民族或国家特殊的固有佛教。因此，韩民族在韩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所信仰和形成的佛教叫韩国佛教。

这里有韩国的思想、宗教、哲学和文学，并且凝结和综合着我们民族的喜怒哀乐精神和生活。因此，韩国佛教从文化方面来说就是韩国的文化、哲学、思想、宗教、文学。

于是，韩国佛教净化和善导韩民族的喜怒哀乐，或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渗透其中，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时而兴，时而衰，至今同民族一起生存，又面向无限的未来。

运用历史观来整理和考察这种韩国佛教的诸般事象，就是韩国佛教史。所以，韩国佛教史是韩国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史的一部分。

现在是我们从各方面探索和整理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的时候了。

不要忘记和抛弃已经成为我们的肉、血和骨头，成为培育我们民族文化的养料的佛教。只喜欢人家的东西，只依赖人家的东西，是不行的。我们要仔细了解，我们的东西不好在哪儿、为什

么不好，才能创造出我们比它更好的东西。我们值得自豪的东西太多，但我们却不了解它、不理睬它。应该探索和发掘更为杰出、更为美好的东西，让民族的自豪和精华更加发扬光大。

韩国佛教是取之不尽的、被埋没着的民族宝库。这样评价并不为过。我们的佛教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和自豪。我们应当发掘被埋没着的民族宝库，了解它的真正价值。这就是研究韩国佛教的目的和研究韩国佛教史的意义所在。

人们常常只谈佛教的弊端，想忘掉它带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应该了解唤起民族自主和骄傲的是谁。至于不良的、有毛病的时代和带来弊害的佛教社会，我们应该阐明其原因，消除病根，使之永不再患。这样，把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的、作为韩国的文化、韩国的民族生活的韩国佛教，好好发展成为真正是我们的宗教。

韩国佛教绝对不是印度和中国佛教的延长，也不是它们的退化。在新罗时代，它由于具有佛缘国土思想等以新罗为本位思想，超过了印度佛教，并在中国佛教的教理研究中起了指导作用。在高丽时间，它救济了中国文献的贫困，使佛教再兴。在李朝时代，它虽然受到儒生和当政者的迫害，但却流尽了义血，拯救了国家。

这样，研究韩国佛教的历史，就能正确地了解我们的历史。脱离韩国历史的韩国佛教是不存在的，因为韩国佛教史本来就是韩国的历史。所以，研究韩国佛教史的目的和意义是重大的。

2. 韩国佛教的特性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印度产生以来，已广泛传至各地。其中，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向西北，经西域诸国，传入中国。这种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固有文化和风土中形成为独特的中国佛教。

公元4世纪左右，佛教传入韩国。这时正是三国时代，高句丽接受佛教是受容佛教之始。从此以后，它与韩民族的一切思想、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为民族佛教，这就是韩国佛教。

人类的光明——佛的教导，有批判地吸收了印度的所有思想和文化，吸收了西域地方的文化。在传入中国，又与更加高度发展的文化融为一体之后，它进入韩国，再形成为独特的、固有的韩国民族佛教。就是说，韩国佛教是不朽的真理——佛的教导这颗丰满的种子，在吸收周围的许多养分，经过长期发育后，又在韩国风土里培养、并与之相适应而成长起来的。既然如此，韩国佛教便具有韩国佛教特有的思想和特征。

韩国佛教在开始传入时，受到以王室为中心的贵族信仰，形成了国家性的护国信仰和现世利益思想。以后，它又形成了佛缘国土思想和现实净土思想，并在庶民大众中普及化，成为生活佛教。因此，它净化和善导了国民思想，开发和创造了民族文化。

在教学方面，韩国佛教接受了中国的教判学宗和一乘思想，进一步形成了综合性的民族佛教，建立了会通小乘、大乘、一乘的通佛教。从最初起，韩国佛教就对宗派和争论进行取舍，接受一大乘佛教，形成了总和佛教、通佛教。它使自印度部派佛教以来的宣传的、纪念的、散漫的、宗派的佛教，成为统一的、中道的、总和的通佛教。所以，可以说，韩国佛教绝对发扬和实现了佛的最高理想。

然而，经过新罗末期的停滞期、进入高丽时代，由于坚持护国现世利益的过分执念和采用庸俗的俗信，招致了祈福禳补的堕落佛教。虽然如此，这倒使丰富的民族文化得以产生。后来，因为政治上遭虐待，受打击，民族佛教枯萎了，但其护国思想丝毫没有改变。它站在挽救国难的最前列。

今天的韩国佛教本身应当正确地认识和研究作为民族佛教的历史性，恢复其传统和特性，回到本来的轨道，从而使之不再庸俗堕落。在这里，首先要正确地了解我们佛教的历史性格和特征。

I. 三国时代的佛教

1. 古代民族的文化和初期佛教的特性

以中心午台即现在的满洲地方和朝鲜半岛为基础生活过来的我们祖先(韩民族)，同任何原始民族一样，具有自然神崇拜的信仰。

神秘的蓝天、日夜出落的太阳、月亮和无数的星星、云和风、雨和雪、山和海、江河和原野、树木和岩石，等等，人们把这一切自然现象作为神或其化身加以信奉。

因此，他们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灾难，即旱灾和洪水、暴风雨和雷电、坏的传染病等，都是神因发怒和惩罚所为，是恶神捣乱所致，因而想以迎合其要求和祈祷仪式来克服灾难。

在原始时代和上古时代，人们如此克服一切灾难、供奉有权位的神的信仰活动，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们信仰的全部。在这种信仰中，在5月播种和10月秋收之后，很多人聚在一起，向天和一切神祈祷，进行祭祀活动(祭天大会)，可以认为是最重要的活动。扶余的迎鼓、卒本扶余的东盟和东濊的舞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事例。

我们的祖先由高句丽、百济、新罗和驾洛国等一直沿袭下来，从未超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就是说，他们只有崇拜自然神的信仰，而不具有能算得上宗教的、有组织的、体系化的信仰形态。

这时，与高水平的文化相伴随，从中国传入了新的宗教——佛教。用不着说，最初，佛教对我们民族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外来宗教。但由于佛教本身没有排它性，而具有应同普化的无碍历史

性，所以它从未在本来外来宗教上止步不前。

我们的民族本来没有宗教，但不久佛教成了我们的宗教。不仅如此，佛教也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和纯化一切哀欢的精神支柱。

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对固有信仰带来了巨大变化。它使人们对天空和太阳所称的天神或明天（在中国称为天、皇天），变成了称之为桓因或天帝（二者均指帝释天）的佛教护世、护法的人格神；使苍空、灵星等崇拜成为据说是主宰人类寿命和祸福的北极、妙见和七星信仰；使河川、海水和云雨，以及有关农耕的诸神崇拜变成了龙王神信仰；使山岳崇拜变为山王神信仰，而家屋神信仰成了灶王（家主神）信仰。

至今的自然神俗信就这样变成了佛教性信仰，而历来的一切神和信仰均被列入佛教信仰的范畴。这与外来宗教吞没既存的固有习俗，强迫隶属于自己不同，更不是佛教为自身独存而行暴。这是因为佛教具有普应性、伟大的教化力和感化权位的当然结果。

佛教本来不否定诸神，也不容许鬼神供奉，目的是悟道和真生。它并不无视时代性、环境和人心，而极度以人为主，具有生活性。所以，佛教的特征是，在纠正历来一切错误的思考方法和生活习俗方面，不是无条件地排斥和不齿，而是接受过来，自觉地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因此，佛教在印度等地并未抛弃历来的习俗和信仰，而是坚持应同、普化的态度。这里体现了佛教特有的历史性、普应性、真理性。所以，它融会和摄取一切文化和风俗，教化和善导其时代和地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

三国时代才传入的佛教也是摄取和融会朝鲜古代信仰，而应同和普化的。因此，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都把佛教作为最高的文化、思想、宗教加以传受、信仰和崇奉。而且，三国都以王室为中心信奉佛教，将佛教国有化，使民族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因为三国在这时从中国接受了佛教，许多学僧到中国求法回国。

他们在那里进行了许多活动，有的人曾教授中国学者。

当时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三国时代出现了许多以三论为主的教宗佛教学者，华严、法华、涅槃等教理盛行。特别是在百济产生了独自の律典。这样，初期佛教在三国发展到了顶点。而且，三国佛教已传入日本，培育了日本的一切文化。

人们认为，初期佛教最初是经陆路和水路传入的。从水路传入来说，又分为经黄海传入百济和从南方传入韩国半岛东南沿海（驾洛）两种。但是，佛教从南方（印度）传入一说，至今没有超出传说的范畴。所以，可以认为，传入韩半岛的初期佛教全是经大陆传入中国的佛教，我们韩国佛教就是从中国传受的佛教开始的。

佛教传入图

